



續唐書卷三十六

海昌陳鱣謨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后妃傳第二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幼流亂兵
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為媵得幸生元宗
及楚王景遷晉王景遂齊王景達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
以為繼室封廣平郡君晉國君治內有法不苟言笑雖妾
媵之間儼如賓客義祖殂於金陵烈祖在東都將奔喪后
從容諫曰移孝為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罷所執
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烈祖大悟因寢其行而命周

宗赴金陵天祚二年封齊王妃烈祖受禪册立爲皇后裨贊內政多所受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衆及崩中書侍郎孫忌懼魏岑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爲之元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每元宗朝惟勞其良苦至於治理無一言及之常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大三年十月崩祔葬永陵謚元敬后有姪宋諤爲參軍以國戚官不顯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光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記初人官年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數薦引旣承恩寵服御輒亞於

后而諸官罕得進御生江王景暹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甚愛之种氏寵日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環爲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頓解他日烈祖幸齊王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种氏負寵輒乘間言景暹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日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簪珥幽於別宮數月命度爲尼景暹愛亦弛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元宗卽位始封景暹保寧王許种氏就養於景暹官封皇太妃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元宗保全之竟以壽終烈祖後宮又有汝南郡君周氏追封許國太妃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虔州刺史太章之女太章初事吳爲
裨將義祖謀誅張顥合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三十輩斬
顥於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懼
事不成欲徐圖之太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
明日遂誅顥後頗恃功頡頏烈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吾
赤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太章豈有今日富貴耶柰何以
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太章次女配元宗卽后也義祖初
見歎曰非此子不敵此女元宗起家自尚書郎至將相鍾
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卽位立
爲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旣居大

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妣然後及中官元宗樂推諸弟終無
間言者后勉之爲多淮上兵起國步多艱后亦損常膳不
舉樂數月後主卽位冊爲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
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乾德三年十月崩
是日雨沙於金陵後主哀毀骨立柱而後起哀動左右葬
順陵謚光穆元宗後宮有凌氏生韓王從善隨後主北遷
封吳國夫人又有平昌郡公主孟氏昭容吉氏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
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所
御燒槽琵琶賜之燒槽者卽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焰材而

新唐書卷三十一
一
斲之或謂因燕而存之后於采戲弈棋靡不妙絕元宗南
幸豫章詔音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卽位冊立爲后寵嬖專
房創爲高髻織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效之嘗雪夜酣
宴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卽
命賤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
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
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樂工曹生
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后輒變易訛謬頗去
注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
世內史舍人徐鉉聞霓裳羽衣曰法曲終則緩而此聲太

急何耶曹生日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
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
三十匹以旌敢言然不爲輟也后生三子皆秀疑其季仲
宣僖寧清峻后尤鍾愛自鞠視之后臥病仲宣甫四歲保
育於別院忽遘暴疾數日卒后聞之哀號顛仆遂致大漸
後主朝夕侍膳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
亟爽邁非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托質君門冒寵乘華凡
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是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
德親取元宗所賜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又自
爲書請薄葬越二日沐浴正衣妝口內含玉殂於瑤光殿

續唐書卷三十六
之西室時後主四年十一月甲戌也年二十九明年正月
壬午遷靈柩於園寢後主哀苦骨立柱而後起自爲誄曰
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旣勝悲歎糾紛緣情攸宅觸事
來津貫殷世逸樂甚愁殷沈烏逞兔茂夏凋春年彌念曠
得故忘新闕景頽岸世閱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詭夢
高唐誕誇洛浦構屈平虛亦憫終古況我心摧興哀有地
蒼蒼何辜殲子伉儷窈窕難追不祿於世玉潤珠融殞然
破碎柔儀俊德孤映鮮雙織穠挺秀婉變開揚豔不至冶
慧或無傷盤紳奚誠慎肅惟常環珮爰節造次有章含顰
發笑擢秀騰芳鬢雲留鑒眼采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風香

瓌姿稟異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茫茫獨逝捨我
何鄉昔我新婚燕爾情婉媒無勞辭筮無遠報歸妹邀終
咸爰協兆俛仰同心綢繆自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
如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志心旣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
力泝危言遺情盼盼哀淚漣漣何爲忍心覽此哀編絕豔
易凋連城易脆實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飢是慰
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采戲
傳能弈棋逞妙媚動占相歌縈柔調茲鼗爰質奇器傳華
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纖繁
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徵瑕審音者仰止達樂者興嗟曲演

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革常調法移往度
翦遏繁態靄成新矩霓裳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
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秘程度餘律
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
哀哉該茲碩美鬱此芳風事傳遐禩人難與同式瞻虛館
空尋所蹤追悼良時心存日憶景旭雕甍風和繡額燕燕
交音洋洋接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輦窮歡是晏是息
含桃薦食畏日流空林雕晚籜蓮舞疏紅煙輕麗服雪瑩
修容織眉範月高髻凌風輯柔爾顏何樂靡從蟬響吟愁
槐凋落怨四氣窮哀萃此秋晏我心無憂物莫能亂弦爾

清商豔爾醉盼情如何其式歌且晏寒生蕙幄雪舞蘭堂
珠籠暮捲金爐夕香麗爾渥丹婉爾清揚厭厭夜飲予何
爾忘年去年來殊歡逸賞不足光陰先懷悵快如何倏然
已爲疇曩嗚呼哀哉孰謂逝者在苒 疏我思妹子永念
猶初愛而不見我心燉如寒暑斯疚吾寧御諸嗚呼哀哉
萬物無心風煙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
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娥
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極心如之何草樹蒼蒼哀摧
無際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香杳想渙乎切
怛恍越乎憔悴嗚呼哀哉歲云莫兮無相見期情替亂兮

誰將因依維昔之時今亦如此維今之昔今不如斯嗚呼
哀哉神之不仁今斂怨爲德旣取我子今又毀我室鏡重
輪兮何年蘭襲香兮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雲曠空
曖曖兮愁煙起娥眉寂寞兮閉佳城哀寢悲氛兮竟徒爾
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龜蒼旣許簫笳淒咽兮旂常是舉
龍輻一駕兮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
枸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憐
兮痛無極嗚呼哀哉應寤皆感兮何響不哀窮求弗獲兮
此心墮摧號無聲兮何續神永逝兮長乖嗚呼哀哉杳杳
香魂茫茫天步收血撫榭邀於何所苟雲路之可窮冀傳

情於方士嗚呼哀哉遂以其所製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
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與訣自稱鰥夫煜其辭數千
言皆極酸楚初烈祖爲刺史時后父宗給使左右及贊禪
代尤爲親信元宗以宗爲社稷元老故聘其女爲吳王妃
克相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母可謂賢也陵曰懿陵謚
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其餘制度尙未減損如元
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謂之國后而禮官議謚及羣
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後主繼室后周氏昭惠后妹也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靜昭
惠后感疾后常出入宮內而昭惠后未之知也一日因立

帳前昭惠后驚曰妹在此邪后幼未識嫌疑卽以實告曰
既數日矣昭惠后恚怒返臥至死面不外向后未勝禮服
待年宮中明年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位號久虛至後
主八年始議立后爲繼室南唐三世皆娶於藩邸故皇帝
婚禮議者不一乃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
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
佑以爲古今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曰按古房樂無鐘鼓
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
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因此以爲夫
婦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以爲王者婚

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
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游評其異同時佑方寵用游希
旨奏佑爲是遂施用之旣而游病疽鉉對其不主已議戲
語人曰周孔亦能爲崇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鵝代白雁
被以文繡使銜書侈靡不經類如此及親迎庶民觀者或
登屋至有墜瓦而斃者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掖聖尊后甚
愛之故立焉成禮之翌日大讌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
以諷而後主不之譴后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羣花間
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
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宋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後

主殂后悲哀不自勝亦殂後主保儀黃氏世爲江夏人父
守忠遇亂徙湘湖事馬氏爲裨將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
邊鎬下湖南得黃氏甫數歲奇其貌納後宮後主見其美
選爲保儀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盼顰笑無不妍姣其書
學伎能皆出於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后專房由是進
御稀而品秩不加第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墨寶而已黃
氏服勤降體以事小周后故同時美女率多遇害而黃氏
獨不遭譴以其事之盡禮也元宗後主皆善書法元宗學
羊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跡至都
保儀實掌之都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城若
不守汝卽焚之無爲他人得及城陷圖籍俱燬靡有遺者
黃氏隨後主北遷卒於大梁又有宮人流珠性通慧工琵琶
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
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后問左右無知音者流珠獨能
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又有喬氏及慶奴
秋水宵娘皆後主宮人
述曰元敬皇后及光穆皇后再世徽音克修內政幾與長
孫媲美矣昭惠后以色技邀恩有乖治化至於繼后酣舞
媚君卒成亡國之禍可歎也已

續唐書卷二十六終

續唐書卷三十七

海昌陳鱣撰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全校

宗室傳第三

克讓武皇之仲弟少善騎射為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
功授金吾衛將軍留宿衛初李氏以部屬歸朝憲宗賜宅
於親仁坊其後武皇起雲中殺段文楚天子發兵致討遣
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其僕
何相溫文寬石的歷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追
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官兵乃止克讓奔於雁門明
年武皇昭雪克讓復還宿衛黃巢犯闕克讓守潼關為賊

所敗伏於南山佛寺寺僧殺之

克修字崇遠武皇之從父弟從討龐勛以功授朔州刺史武皇鎮雁門以爲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爲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於邢州武皇平潞州乃表克修爲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武皇自將伐邢洛還軍過潞克修性儉嗇供饋甚薄武皇怒而笞之克修慙憤發疾卒年三十一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爲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陷涿州嗣弼沒於虜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侯李存審敗梁軍於胡壁獲其將龐讓梁兵圍菑縣嗣

肱從存審救之其兵解去以功授蔚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嗣肱進兵定嬀儒三州授山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卒於官年四十五

克恭武皇之諸弟爲決勝軍使克修卒以克恭代爲昭義軍節度使性驕橫不法未爛軍政潞人素便克修之簡正以非罪暴卒而惡克恭之縱恣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於武皇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武皇遣李元審討之戰於沁水元審大敗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出奔行至長子爲野

人所殺傳首於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梁武皇令
康君立討梁獲霸等誅之乃以君立爲昭義軍節度使
克寧武皇之季弟爲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武皇甚
謹武皇與赫連鐸戰雲蔚間後從達靺入破黃巢未嘗不
從武皇鎮太原以爲內外都制置藩漢都知兵馬使檢校
太保振武軍節度使凡軍政皆決之武皇疾篤召莊宗侍
屬克寧張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言終棄代莊宗告克寧
曰兒年孤穉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不足當大事叔父勳
德俱高衆情推服敢以軍府請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
亡兄之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率先拜賀莊宗嗣位政事

一切委之武皇養子李存顯陰計於克寧曰兄亡弟及古
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富貴功名宜自取之克寧曰
吾家三代父慈子孝先王土地有歸吾復何求克寧妻孟
夫人素剛悍存顯等各遣其妻入說夫人屬迫克寧克寧
惑之會克寧因事殺都虞侯李存質而與張承業李存璋
有隙又請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
告克寧與存顯叛莊宗召承業存璋謂曰季父所爲如此
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卽避路則禍亂可紓矣承
業等謀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與存顯旣至
俱伏法

存美武皇子莊宗第二弟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邕
王莊宗敗存美以病風得免居於晉陽其後不知所終
存霸武皇子莊宗第三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永王
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居京師食俸而已趙在禮
作亂乃遣存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汜
水徙存霸北京留守李紹榮欲奔河中就存霸從兵稍散
存霸亦率衆千人棄鎮奔晉陽從兵逃散惟使下康從弁
不去存霸削髮衣僧服謁符彥超願爲山僧幸垂庇護軍
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取奏進止軍士不聽殺
之於府門之碑下

存禮武皇子莊宗第四弟同光三年封薛王莊宗敗不知
所終

存渥武皇子莊宗第五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申王
莊宗敗與劉皇后同奔晉陽李彥超不納行至風谷爲部
下所殺

存乂武皇子莊宗第六弟同光三年封睦王歷建雄保大
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十郎用事自
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博
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之又煉丹汞易人形破扁
鑰莊宗頗神之官至尙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而士或

因之以求官爵存乂及存渥等往往朋淫於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乂過十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爲婦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邀存乂而殺之時朱友謙謀與存乂爲郭氏報冤莊宗遣朱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并誅十郎

存確武皇子莊宗第七弟同光三年封通王莊宗敗後爲霍彥威所殺

存紀武皇子莊宗第八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雅王莊宗敗亦爲霍彥威所殺

莊宗又有弟存矩莊宗攻范陽盧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會兵擊劉鄩後爲亂軍所殺

繼岌莊宗長子莊宗五子惟繼岌爲劉皇后所出次繼潼繼嵩繼蟾繼曉皆不著其母姓名號莊宗卽位以繼岌爲北都留守同光三年九月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任圜爲翰林學士李愚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

半逆戰於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柏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月己酉繼岌至緜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觀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階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爲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心益不平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塵柄

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晨謁牙門閫然由是崇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爲備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

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卽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遏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二千里往復稟命乎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便可果決后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豐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焦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

登樓以避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 搥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至興平聞明宗反兵至京師欲馳救行至渭南師徒潰散自縊死繼潼繼嵩繼曉皆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皆年幼未封莊宗敗時武皇子孫存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不知所終武皇之後遂絕從璟明宗長子初名從審性忠勇沈厚摧堅陷陳人罕及焉從莊宗於河上累有戰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旨無令有疑從璟行至中

途爲元行欽所制復與歸洛莊宗赴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不聽尋爲行欽所殺天成初贈太保

從榮明宗第二子天成初授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三年移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四年入爲河南尹封秦王一日明宗謂安重誨曰近聞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令勿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比以從榮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姦險之言豈朕之所望鞠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賓從難處且望嚴誠遂止從榮爲詩與從事高輦等更相

唱和自謂章句獨步一时有詩千餘首號曰紫府集長興中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從榮乃請以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秦府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從行出則張弓挾矢馳騁盈巷旣受元帥之命卽令其府屬僚佐及四方游士各試檄淮南書一道陳己將廓清宇內之意初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明宗顧問近臣執政以從榮名勢旣隆不敢忤旨卽奏云王官宜委從榮乃奏刑部侍郎爲王傅又奏翰林學士崔稅爲元帥府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詔令不可擬議從榮不悅退謂左右曰旣付以元帥之任而阻予請僚佐又未諭制旨也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

後舉兵犯宮室敗死廢爲庶人

從璨明宗諸子性剛直好客疏財意豁如也天成中爲右衛大將軍安重誨方秉事權從璨亦不之屈重誨嘗以此忌之明宗幸汴留從璨爲大內皇城使一日召賓友於會節園酣酒之後戲登御榻安重誨奏請誅之詔曰皇城使從璨朕巡幸汴州使警大內乃全乖委任但恣遨遊於子行從之園頻恣歌歡之會仍施峻法顯戮平人致彼喧嘩達於聞聽方當立方固不黨親宜貶房州司戶參軍仍令盡命長興中重誨得罪令復舊官仍贈太保

從益明宗之幼子宮嬪所生明宗命王淑妃母之嘗謂左

右曰惟此兒生於皇宮故尤所鍾愛長興末封許王石敬瑭篡位以從益爲二王後改封郇國公其後與母歸洛陽及契丹至汴以從益遙領曹州節度使復封許王與王妃尋歸西京劉知遠自太原起軍建號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欲拒之行周等不從且奏其事知遠怒命郭崇義先入京師殺王淑妃與從益淑妃臨刑號泣曰吾母子何罪吾兒既爲契丹所立非敢與人爭國何不且留吾兒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飯灑明宗陵寢聞者無不泣下

重哲閔帝子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

重吉末帝長子末帝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出末

續唐書卷三十七
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閔帝嗣位不欲末帝子掌親兵乃出爲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末帝北京末帝兵起閔帝遣殿直楚光匡祚執重吉幽於宋州搗捶重吉籍其家財旣而殺之幼澄亦死

重美末帝第二子幼而明敏如成人末帝卽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其後聞兵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散山谷門者請禁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爲百姓主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

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主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卒與末帝俱自焚死

述曰繼岌伐蜀成功兵不血刃尋遭內難殞命中途誠堪惋惜從璟臨陳有威名而臨難無苟免死於君側克篤忠貞從榮翩翩儒雅自賞風流皆禍之由失之輕躁從璨從益一害於權臣一迫於強敵取不得善終哀哉重美以童齒之年遭國家之變乃能救流亡之百姓止宮室之一燔身雖自焚史則垂名其賢明若是於唐室有光矣

續唐書卷三十七終

續唐書卷三十八

海昌陳鱣誤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全校

宗室傳第四

景遷烈祖第二子宋皇后所生幼警敏讀書一覽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尚吳上饒公主為駙馬都尉服用不尚華侈歷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時甫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為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十九謚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且壽最永故烈祖愛之至是始悟其

續通志卷三十一
妄昇元元年追封高平郡王保大初追封楚王
景遂烈祖第三子宋皇后所生仕吳爲門下侍郎烈祖受
禪自吉王進封壽王除東都留守江都尹性純厚恬淡有
士君子風讓王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哀慟觀者
聳歎烈祖晏駕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徙封
燕王又改封齊王加諸道兵馬元帥明年命景遂總庶政
已降詔僉謂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立爲太弟凡太子官
屬皆改太弟官屬景遂固辭不得乃取老子功成名遂身
退之意自字曰退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
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景遂常賦詩纖麗易面規

之景遂敬納又常怒碎玉杯於坐景遂亟推謝無忤色及
易出使契丹景遂手疏言易國士宜夙夜納誨無使汎不
測之淵元宗報曰易奇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在東
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天策上將軍
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尙書令封晉王以
樞密副使李徵古爲鎮南軍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傲
至鎮專恣尤甚景遂積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
諫止初景遂之出鎮也宏冀爲太子一日被譴於元宗有
復立景遂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多忿常以忤意殺都押
牙袁從範之子宏冀刺知之乃使親吏持醜遺從範使毒

景遂景遂擊鞠而渴索漿從範毒漿進之暴卒年三十九未殮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稍慰之因妄言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醜事竟不之知廢朝三日贈太弟謚文成

景達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宋皇后生時歲大旱烈祖方輔政極於焦勞七月既望雩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烈祖喜因小名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烈祖深器之受禪封信王烈祖欲以爲嗣難於越次及景達承先帝遺意既迫於臣下議不得行乃立景遂爲太弟景達自燕王徙封齊王爲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孝友純至常從游後

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達在他舟初不善泅遽投躍入水中負元宗出人以爲精誠所感又性剛疾惡朝廷嚴憚之元宗每召宗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憑寵笑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宗他日宴於東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己欲以虛辭爲德陽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其忿拂衣入奏請斬延巳元宗諭解久之乃已張易語景達曰羣小構扇其禍不小殿下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悟自是畏禍遇曲宴輒以疾辭保大末淮南交兵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爲監軍使軍政皆決於覺景達署牘尾而已朱元之叛壽州陷皆覺

爲之景達不能詰初出師五萬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及覺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愧乃拜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在鎮十餘年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鎮年四十八在烈祖諸子中最爲永年贈太弟謚昭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之說記室徐鍇獻述仙賦以諷遂絕所好其勇於從善如此

景邊字宜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景邊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母神夫人得譴宋皇后鞠養景邊如己出元宗嗣位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爲

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浮屠獨景邊排斥佛書專尊六經名教贛令卒尉邵季良攝令以令成喪日張樂宴飲景邊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峴苦言規正景邊大重之峴卒言及必流涕厚恤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就拜侍中在鎮十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謚昭順子季操官宗正卿

宏冀元宗長子母爲鍾皇后故唐末民間相傳讖曰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向左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宏冀初封東平公徙南昌王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爲兵馬元帥景達爲副元帥誓於烈祖梓宮前約兄弟相傳而

出宏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爲太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宏
冀爲人沈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常州元宗念宏
冀尙少不習軍旅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
元師之重衆心所恃一郤足則部下搖矣宏冀乃奏多壘
之秋義無就逸乞効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遣龍武都虞
侯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副使李
徵古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宏冀察克宏有才略
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
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
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數十

人俘於潤州宏冀以時方艱危悉驅出轅門斬之人壯其
決然元宗以其事專殺不悅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
藩景遂爲元帥又奔潰南歸獨宏冀有功遂立爲太子參
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宏冀以剛斷濟紀綱
頗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以打毬杖笞之曰
吾行召景遂矣宏冀大懼故景遂遇醜死元宗旣請盟於
周以在位久恥於降屈屢遣使如周欲傳位宏冀使爲大
國附庸周致書止之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睹來
章備形縛旨敘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
載以來交兵不息爰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辭雖古者

續唐書卷三十八
五
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歡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匡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景福之彌遠諒惟英明必照誠懷元宗乃已周遣使至亦別賜宏冀宏信以爲常交泰二年七月宏冀屬疾數見景遂爲厲九月丙午卒有司謚曰宣武句容尉張泊上書言世子之德在視膳問安今標顯武功非所以防微杜漸也元宗善之下其議改謚曰文獻泊由是進用

宏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歌詩容貌秀徹年十四爲侍衛諸軍都虞侯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游惟以賦詩爲樂初宏冀剛嚴人多憚之故時望歸宏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葬金陵城南五里命韓熙載作碑文以表之宏茂幼時有異僧言人壽禍福多驗元宗使視宏茂僧手書九十一字以獻及卒年一十九

從善字子思元宗第七子後主同母弟器度凝遠初封紀國公進封鄧王使周會宋祖受禪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謨輒請以從善爲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

晏駕未御梓官從善輒從徐游求遺詔游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略不介意愈加輯睦徙封韓王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後主十一年遣朝於宋宋以從善爲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後主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幕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每憑高北望泣下沾襟由是歲時游燕多罷不講常製却登文曰玉笋澄醪金盤繡糕菜房氣烈菊蘂香豪左右進而言曰惟芳時之月合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褒乎後主告之曰昔時之壯也意如馬心如猿情槃樂志驩賞忘勞惜心志於

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紉綵維艘被牆宇以耗帛論邱山而委糟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曾舍逸遨小作花枝金鞠剪長裁羅被翠爲袍豈知萑葦乎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累大德於滔滔今余之齒老矣心悽焉而切切愴家難之如燬縈離緒之鬱陶涉彼岡兮跂予足望復關兮睇予日原有鴿兮相從飛嗟子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淚漣洏無一驩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所宜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之國亡改授右神武大將軍再遷右千

續唐書卷三十八
牛衛上將軍又十年卒年四十八

從鎰元宗第八子警敏能文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國宋征李重進遣從鎰詣行在後主嗣位封鄧王已而出鎮宣州後主宴餞綺霞閣近臣俱賦詩後主自爲序及貶制度降江南國公宋以不朝致討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匹白金二十萬斤宋兵悉已南渡從鎰留汴京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閣門趣隨班入邸吏亦謂當有貢獻其介潘慎修以爲國被討瀕亡而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以待罪宋祖嘉其知禮爲易供帳加賜牲餼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待之而

後主卒不行以致城陷從鎰從後主北歸無何病卒

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同母弟數歲能弈棋詩有思致後主賞歎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出鎮江州及貶制度降鄂國公歸宋爲右神武大將軍改名從誦又十九年以本官出爲安遠行軍司馬不知所終

從慶元宗子長爲楚定王後主時封昭平郡公北遷授左監門衛大將軍神武左廂都指揮使

從信元宗少子後主時封文陽郡公北遷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元宗十子凡八人可見其二人逸其名

仲寓字叔章後主長子有文藝初封清源郡公北遷授左

千牛衛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終喪賜積珍坊一區久之自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爲治吏民安之國亡後十九年卒年三十七子正言好學亦早卒後主之後遂絕

仲宣後主次子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聞奏樂輒審音調官中燕侍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顧揖有若成人昭惠后尤愛之後主三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象前有大琉璃燈爲貓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癘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曰懷獻時昭惠后先屬疾聞仲宣天悲哀更劇不數日而絕

述曰景遷早歲顯名而降年不永術士之言安足信哉景遂好學能文功成知退而卒被酖毒莫白奇冤可傷也已景達孝友性成疾惡從善終以隱忍自全在烈祖諸子中最純粹亦最永年景暹尊名教闢異端又能從諫可謂賢王若元宗諸子亦多有才略而後主卻登高文幾得與太宗鵠鶴頌並傳以視其所作昭惠誄豈不有裨風教也乎

續唐書卷二十八終

續唐書卷三十九

海昌陳鱣誤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全校

諸臣傳第五

李嗣昭字益光本姓韓并州太谷民家子武皇出獵過其家見林中鬱鬱有氣怪而問之適生兒因遺以金帛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初名進通後改名嗣昭為人短小精悍初嗜酒好樂武皇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少從征伐為內衙指揮使王珙與其兄珂爭帥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三將汴軍救珙嗣昭又敗之於胡壁堡執其將以功加檢校僕射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嗣

昭與汴將丁會戰於含山斬首三千級執其將遂取澤州
二年李君慶攻梁潞州爲其所害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
東取梁潞州朱全忠自將攻之嗣昭聞之棄城而走前遇
伏兵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舉兵圍太原嗣昭日以精
騎出擊會大雨梁軍解去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於梁嗣昭
復取汾州斬瑋遂出陰地取慈州又取隰州皆降其刺史
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戰於平陽執
其將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以叔琮以兵十萬迎擊嗣昭
敗走友寧追之會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遂圍太
原而慈隰汾州復入梁武皇大恐謀走雲州存信等勸奔

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
夜出奇計擊之梁軍方解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
已附梁仍歲之間孤城再圍此時力戰嗣昭功多天復六
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
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築夾城以圍之又遣人招
降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
完緝兵民撫養備切胡柳之戰爲梁所敗德威戰死莊宗
懼欲收兵嗣昭力諫莊宗然之時梁軍已登無石山嗣昭
轉擊山北大敗之德威旣死嗣昭權知幽州後以李紹宏
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號哭遮留嗣昭夜遯方得去天祐

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被圍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突入圍取莊宗以出時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回顧箛中矢盡拔矢於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節制澤潞自司徒太保至侍中中書令莊宗卽位贈太師隴西郡公子七人繼儔長而懦次弟繼韜囚之而自立焉

繼韜小字留得少狡獪無賴囚兄之事莊宗出兵河上未暇深究命繼韜爲昭義軍留後繼韜委政於魏琢申蒙琢等常教其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爲召居翰等問繼韜事必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弟繼遠入梁梁卽授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於京師繼遠諫曰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繼韜不聽其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被圍夾城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爲言繼韜初無惡緣奸人致誤楊氏亦以賂謁劉皇后爲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莊宗乃釋繼韜數召從獵寵倖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恨

之繼韜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潛使人諭繼遠起變軍城冀天子遣已安撫事泄斬於天津橋其二子常質於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父反長復何爲至是亦誅卽遣使斬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繼達充軍城巡檢未幾召繼儔赴闕繼儔悉取繼韜婢妾玩好而不卽行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大兄利其所好於心何安乃服衰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殺繼儔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自剄死嗣昭七子至天成初繼能坐笞殺母婢爲其家誣告謀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惟繼忠一人僅免繼忠家晉陽楊氏積貲猶巨萬嗣昭舊將裴約初事嗣昭在潞州最親信及繼韜之叛約戍潞州召民泣諭故使薨歿郎君卽背君親余寧傳刃自殺不能送死與人衆皆感泣時梁以董璋爲澤州刺史率衆攻城約拒守之告急於莊宗莊宗知其忠懇謂諸將曰裴約能分順逆不附賊黨先兄何不幸生此鴟梟乃顧李紹斌曰爲我取裴約來朕不藉澤州彈丸之地紹斌率騎赴之未至城已陷約被害時同光元年六月也莊宗聞之嗟痛不已

李嗣本雁門人本姓張父準銅冶鎮將嗣本少事武皇爲帳中紀綱漸立戰功補軍校因賜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

關以功爲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宏信以先鋒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遷振武軍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破劉鄩於故元城收洛磁衛三郡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李嗣恩吐谷渾部人本姓駱年十五能騎射侍武皇於振武及鎮太原補鐵林軍將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養爲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充左廂馬軍都將從李嗣昭援河中與梁人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莊宗視其傷深慰之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轉天雄軍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以守鄩兵遁莘之戰

以功遷代州刺史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於太原追贈太尉

李存信本姓張父君政回鶻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武皇入關破黃巢補軍職賜姓名爲養子累遷馬步都校與李存孝交惡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以功領郴州刺史武皇將兵救朱宣存信屯於莘縣爲羅宏信所敗武皇子落落從討劉仁恭大敗於安塞武皇大怒顧存信曰昨日我醉公不能爲我戰耶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泥首謝罪而免由是常稱疾天復二年卒於晉陽年四十一

李存孝代州飛狐人本姓安名敬思武皇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爲養子常從爲騎將救陳許逐黃巢無不克捷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潞州軍亂殺其帥李克恭以城叛梁將朱崇節入潞州遣李讜攻澤州李罕之告急於武皇乃遣存孝率騎五千救之梁人呼罕之日相公常恃太原以爲命今張相公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何恃不降存孝選精騎五百繞梁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待爾肉饌軍可合肥者出鬪梁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時朝廷以孫揆爲潞州節度揆儒者以梁卒爲衛裒衣先驅引騎伏長

子西崖谷間存孝俟揆過橫擊之擒揆以歸遂復取潞州存孝猿臂善射手舞鐵槌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其取潞州功爲多而武皇別以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怒不食者累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徙邢州留後是時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兵至存孝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乃譖其有二心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遂附梁通趙因與幽州不協反以兵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武皇自將兵傳其城掘塹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軍校袁奉韜使人說以武皇將去餘非公敵雖塹何爲存孝然之縱兵成

塹深溝高壘難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受深恩若非存信構陷曷爲舍父子而附仇敵願生見王一言而死武皇愍之遣劉太妃入城慰勞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有功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武皇叱曰爾爲書檄罪我多端亦存信教耶紩歸太原車裂於市然武皇終惜其才恨諸將之不能容爲之廢事旬日

李存進字光嗣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父佺世吏單于府武皇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入關破黃巢以爲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侯歷慈沁二州刺史莊宗初定魏博授天雄軍都部署按治梁亂皆

一切以法有犯者卽梟磔於市諸軍無不惕息從戰河上遷振武軍節度使時王師據德勝渡每以舟兵往返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以葦竿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王師討張文禮於鎮州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爲招討使軍於東垣渡沙土散惡築壘難成存進伐木爲柵軍出芻牧文禮子處球率兵犯柵存進出戰橋上殺之殆盡而存進亦歿於陣年六十六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姓孫爲洋州節度使末帝起鳳翔漢韶與張虔昭各帥會兵岐下各軍皆降惟漢韶與虔昭不降俱奔蜀歷授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於蜀

續唐書卷三十九
李存璋字德璜雲中人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武皇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武皇病革存璋與張承業受顧命立莊宗莊宗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時軍士多犯法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爲之一清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拒守有功遷大同軍防禦遂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卒追贈太尉

李存賢字子良許州人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觝武皇擊黃巢於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典義兒軍副兵馬權知蔚州刺史遷沁州刺史先是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寓居存賢至州乃復城故所立廨舍梁兵屢攻存賢拒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移刺磁州天祐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命存賢帥師赴之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謀者告曰將士欲拘公降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固其所也卒擊走梁兵莊宗卽位授右武衛上將軍莊宗常與王都角觝較勝頗以自矜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賞爾一鎮存賢博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李存審病篤莊宗方內宴歎曰創業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存審耳今方病篤北方事付何人因目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卽日以爲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於幽州

續唐書卷三十一
年六十五贈太傅

述曰人臣而蒙賜姓自古有之至唐而更多及其季也且養以爲子號曰義兒軍武皇之起并汾所依者皆英傑之徒舊史所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追維佐創業之功嗣昭爲烈沒於王事不愧完人至於裴約以裨將而効命疆場不尤可謂忠乎存孝勇敢無敵惜其終爲叛臣餘皆參再造之功壯三軍之色不負收養之恩矣

續唐書卷三十九終

續唐書卷四十

海昌陳鱣誤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諸臣傳第六

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父質建及少事李罕之爲紀綱罕之謁武皇於晉陽選部下勇者百人以獻建及在焉後以功署牙將典義兒軍賜姓名授匡衛軍都校柏鄉之役相距鄆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如賊過橋勢不可遏奈何建及選士二百馳擊之梁兵敗走從戰莘野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遷遼州刺史將銀槍効節軍從攻楊劉建及躬負

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柳前軍逗撓梁兵登土山建
及一戰奪之以攻授檢校司空魏博內外衙都將梁攻德
勝南城以竹竿維戰船於河扼斷軍路建及以甕積薪自
上流縱火燒船斧其竹竿梁軍皆遁遂解圍建及慷慨不
羣常以家資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合圖監其軍合圖言
其得士心恐有異志不可合典牙兵因改爲代州刺史建
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

李紹文鄆州人本姓張名從楚少事朱瑄爲帳下小校瑄
敗歸於梁爲四鎮牙校累典諸軍天祐八年從王景仁戰
敗於柏鄉紹文與別將曹儒收殘衆退保相州王師之攻

魏州也紹文率衆自黎陽將渡河時梁人大恐河無舟楫
紹文懼爲王師所逼乃剽黎陽臨河內黃至魏州歸於莊
宗莊宗嘉納之賜姓名曰李紹文分其兩將三千人爲左
右匡霸軍仍令紹文曹儒分將之從周德威討劉守光進
檢校司空移將匡衛軍十二年授博州刺史預破劉鄩於
故元城歷貝隰代三州刺史領天雄軍馬步副都將屯德
勝從閻寶討張文禮爲馬步軍都虞侯從破王彥章於中
都同光中歷徐滑二鎮副使知府事三年從郭崇韜討西
川爲洋州節度留後領鎮江軍節度使天成中爲武信軍
節度使尋卒於鎮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初名存父楚本州牙將存審少豪俠多智算言兵家事常犯法當死將就戮於郊外臨刑指壞垣謂主者曰願就死於此冀得垣土覆屍主者哀之爲徙垣下遷延之際主將擁妓而飲思得歌者助歡妓曰有符存者常爲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方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歌而悅之得不死乾符末河南盜起存審鳩率豪右庇捍州里會郡人李罕之起自羣盜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後罕之爲部將所逼部下分散存審乃歸武皇賜姓李名存審以爲義兒軍使從擊李匡儔爲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

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瑋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領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攻蔣縣存審與史建瑋軍下博擊走梁軍以功遙領邢洺磁團練使魏博歸款莊宗遣存審率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博存審殿軍魏縣拒劉鄩於莘西敗之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授存審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鎮橫海就加平章事契丹圍幽州存審分兵擊走之從戰胡柳陂周德威陣亡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南北城遷內外蕃漢總管梁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乃遣存審與李嗣

續唐書卷四十一
昭等赴之屯兵朝邑按軍不動會望氣者言西南有黑氣如鬪雞狀存審決戰擊鄴大敗之閻寶李嗣昭等討張文禮相次戰歿最後遣存審破之加檢校太傅無何契丹犯燕薊授存審盧龍軍節度使存審已病力辭慰諭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以身爲大將不得與收復中原之功舊疾愈作堅求入覲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加於己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崇韜曰吾夫與國有功而與公鄉里親舊忍令死棄北荒乎崇韜益怒存審累上章輒不許乃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鉤斬祛

之人皆得面覲彤墀奉觴丹陛獨余壅隔窮野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亟乃請許入覲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於幽州年六十三遺命葬太原臨終戒諸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位將相履鋒冒刃得至此因出其平生身中矢鏃百餘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五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能彥琳彥超爲汾州刺史明宗入洛陽時彥超爲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於太原留守張憲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德之以爲北京守徙鎮昭義改金吾上將軍復爲泰寧軍節度使移鎮安州彥超家奴王希全小名佛留盜其貲因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彥超出

見殺贈太尉次彥饒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歷曹沂饒
三州刺史清泰三年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
揮使後爲晉主所殺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初事梁爲宣武軍校與主將不協
遂歸於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
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
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
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幽州平魯奇功居多梁將劉鄩軍
於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
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

由是益奇之授磁州刺史中都之戰梁人大敗魯奇見王
彥章識之單馬追及槍擬其頸彥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
卽擒之以獻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梁平授鄭州防禦使同
光四年遷河陽節度使天成初移鎮許州加同平章事魯
奇性忠義尤通吏道撫民有術及徙鎮時河陽人遮留不
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乃得去頃之
移鎮遂州董璋之叛與孟知祥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
旬日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而死年三十九贈太
師齊國公

元行欽幽州人爲劉守光裨將天祐九年周德威攻幽州

守光使募兵雲朔時明宗爲將與之接戰於山北矢及明宗中股旣而勢迫乃降明宗憐其勇因養以爲子從戰數立功莊宗聞而取之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之營德勝也與梁軍戰於潘張師敗而潰梁軍追及攢稍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幟馳一騎奮劍斷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相持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冠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顧左右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卽拜行欽同平章事由是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

莊宗方擇將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爲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進討攻不能下退保澶州莊宗復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兵變入於魏與趙在禮合行欽退屯魏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明宗子從璟馳召明宗計事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繫從璟於路明日自魏縣引兵而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復遣從璟通問行欽卽殺從璟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相顧泣下行欽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

人解髻斷髮置地誓以死報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
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百姓所擒縣令裴進折其
足檻車以獻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
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於洛陽市市人爲之流涕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
之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曰右監門
衛上將軍以功遷邠寧節度使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
面行營招討使與大軍相持屢敗降爲陝州留後莊宗滅
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崇元殿彥威與段凝袁象先
等皆在莊宗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

皆卿功也彥威等伏陛謝罪莊宗曰吾與話舊無畏也賜
姓名曰李紹眞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甚親厚之
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與明宗會兵鄴
下大軍夕亂明宗爲其所逼入魏州部兵皆潰獨彥威所
將兵五千人衛護明宗至魏縣時明宗欲趨常山彥威勸
明宗南向莊宗崩從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
決於彥威乃擅收段凝溫韜下獄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
下所知然內難方平豈公報讐之時乃止徙鎮平盧歷官
至太尉兼中書令天成三年冬卒年五十七明宗輟朝終
月不舉樂贈太師謚忠武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人杜氏養爲子冒姓杜梁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帳下號廳子都晏球與選遂爲廳子都指揮使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歷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入援行至封邱聞國喪卽解甲來降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後上章求還本姓名鄴之亂明宗入赴內難時晏球在瓦橋關遣人招之明宗至汴晏球從至京師以功授宋州節度使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以兵戍滿城王都據定州契丹遣禿餒率萬騎來援晏球引軍保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督軍士令短兵擊賊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

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賊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五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俘獲二千騎而還惕隱以餘衆北走幽州趙德鈞以兵邀擊之獲酋長七百餘人并惕隱送京師契丹遂弱晏球圍定州旣久明宗數遣使督其破賊晏球曰賊壘堅峻但入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自當魚潰明宗然之晏球能與將士同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分給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服是冬平賊自初戰至於城拔不戮一人上下得歡心焉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移鎮平盧加兼中

續通志卷四十一
書令長興三年卒於鎮年六十二贈太尉子徹官懷州刺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亡去為盜後事陝州節度使王珙為軍校珙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朱全忠全忠表璠代珙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全忠又表友謙代璠友謙事全忠益謹全忠更其名友謙錄為子全忠篡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其後全忠遇弒友珙立加友謙侍中友謙不奉命遂附莊宗友珙遣將討之莊宗親總軍赴援戰於平陽大敗之因與友謙會於猗氏友謙醉寢帳

中莊宗熟視之謂左右曰此真貴人也惜其臂短耳梁將劉鄩攻同州友謙來告急莊宗遣李存審赴援解圍而還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為遂州節度使令錫為許州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隆一時無比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於友謙不得皆怒之郭崇韜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大兵初出繼麟以為討已頗有拒命之意又言崇韜謀反以繼麟為內應崇韜死謀與存審為郭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羣小

續唐書卷四十一
言之不已友謙聞之將入朝部將皆阻之友謙曰郭公功
倍於我尙爲讒死我不自明誰爲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
進使人詐爲變書告繼麟反莊宗惑之乃徙友謙滑州節
度使遣朱守殷以兵圍其館驅出徽安門外而殺之復其
姓名詔魏王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
奇族其家屬於河中魯奇至其家其家張氏率家屬二百
餘口出見曰請疏骨肉名字無及他人將刑張氏取鐵券
示之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語魯奇亦爲變色天
下哀之

康延孝代北人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於梁朱友貞遣段
凝軍於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友貞任
用羣小知其必亡乃率百騎來奔見莊宗於朝城莊宗解
御衣金帶賜之以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守博
州刺史莊宗屏人問梁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莊宗滅梁延
孝頗有力焉以功授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同光
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討蜀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
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
柏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縣州衍復斷縣江浮橋延孝
謂招撫使李巖曰吾遠軍千里八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
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

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爲多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遇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邀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耶璋訴於崇韜崇韜解璋軍職署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刃犯險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耶敢違我節度延孝懼而退未

幾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耶璋哀求以免繼岌班師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詔以朱友謙有罪伏誅令繼岌殺其子遂州節度使令德延孝大驚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諸校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泣訴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多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衆自劔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集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於漢州

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圍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酒飲之於車中而謂曰公自梁歸命遂擁節旄今復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入此檻車耶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居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園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向延嗣賚詔至遂殺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南陽王恕已之後父敬初梁太府卿駙馬都尉象先以梁甥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歷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初爲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並以誅友珪有功乃掌親軍判京尹拜平章事及在宋州十餘年苛斂其民積貲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貲數十萬賂權貴及劉皇后并伶官宦者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爲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爲李紹安改宣武軍爲歸德軍因侍宴莊宗謂象先日歸德之名無乃著題否象先拜謝而退卽命歸鎮是歲卒於理所年六十一贈太師子正辭義俱官刺史

段凝開封人本名明遠爲澠池主簿後棄官事梁又以其妹納梁爲美人遂得見用爲懷州刺史遷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於河上梁以王彥章

爲招討使以凝爲副是時梁室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
用事凝依巖等爲姦彥章用奇計破德勝南城而凝與彥
章各上其功巖等匿彥章功狀悉歸功於凝凝又納賂巖
等求代彥章遂以凝爲招討使時莊宗已下鄆州凝乃自
酸棗決河東去鄆以相隔絕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
兵悉已屬凝國中無備乃遣使馳騎召凝未及而梁亡凝
率精兵五萬乞降莊宗賜以錦袍御馬賜姓名曰李紹欽
以爲秦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
償莊宗釋之契丹寇幽州命李紹宏監諸將以禦之凝軍
瓦橋關諂事紹宏數薦凝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爲不可遷
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

溫韜華原人少爲盜據華原事李茂貞冒姓李名彥韜爲
耀州刺史後以耀州降梁已而又叛歸岐再降梁復姓溫
更名昭圖爲靜勝軍節度使唐諸陵在境內者悉發之取
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蹟紙墨如
新皆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
梁取同州莊宗赴援趨華原韜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莊
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納賂劉皇后爲言之莊宗待

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冲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當赦
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
俱收下獄明年流於德州賜死
述曰諸臣之善惡不同而溫韜則尤惡之大者以其俱賜
姓名故以類列之云

續唐書卷四十終

續唐書卷四十一

海昌陳鱣謨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全校

諸臣傳第七

周德威字鎮遠小字揚五朔州馬邑人爲人勇而多智狀
貌雄美笑不改容初事武皇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討
王行瑜有功遷內衙指揮使梁軍圍太原合軍中曰有生
得周揚五者賞以郡驍將陳章者號陳夜叉常乘白馬披
朱甲以自異至是自言願擒之而得郡武皇戒德威而善
備之德威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
部曰如見陳夜叉當佯走以避之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僞

退章縱追之德威背揮鐵鎚擊章墮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蕃漢都將梁軍舍燕攻潞圍以夾城嗣昭閉門拒守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武皇疾亟深以爲憂旣厭代莊宗遣告德威以喪且召其軍德威卽日還軍徒步入謁伏梓宮前慟哭幾絕羣情釋然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嗣昭歡愛如初以功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天祐七年岐人攻靈夏遣使求助德威渡河應之師還授蕃漢馬步總管是年梁遣王景仁將兵七萬擊趙趙主王鎔使人告急莊宗遣德威先屯趙州梁軍至柏鄉莊宗自將會軍於河上梁率精兵人馬鎧甲皆被組繡金銀炫耀望之色阻德威諭衆曰賊兵徒飾其外一甲值數千金得足爲吾資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兵宜少待莊宗欲速戰德威固請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所以請待者非怯也去賊咫尺限此一水彼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若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策勝矣承業入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降人知景仁治舟數百將爲浮橋果如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遣騎挑戰自以勁兵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德威退而復戰至於鄆南兩軍皆陣梁兵橫亘六七里莊宗欲前

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來必不暇齎糧縱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飢因其將退而擊之必勝諸將皆然之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不復整乃皆走遂大敗景仁以十餘騎僅免劉守光僭位於燕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遂取涿州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屢收諸郡降者相繼擒守光父子幽州平以功授盧龍軍節度使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鄩潛出軍擊太原德威自幽州率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之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轉餉要道德威

先馳據之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天祐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與鎮定等軍從莊宗於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宿胡柳坡詰旦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威曰此去汴信宿而近賊之家屬盡在其間家國繫此一舉以吾深入之兵抗彼激憤之衆恐難力爭請按軍無動臣以騎軍擾之使彼不得下營餉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決勝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更復何爲乃率親軍成列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莊宗與梁將王彥章接戰敗之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之梁軍犯輜重衆駭奔入德威軍因

紛擾無行列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歿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吾不聽老將之言使其父子至此吾之咎也同光初追贈太師天成中詔與李嗣昭存審配饗宗廟石晉追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史建瑋字國寶雁門人父敬思爲牙校武皇節制雁門授九府都督從入關定京師擊秦宗權於汴寧將騎兵爲先鋒武皇東追黃巢於冤胸還過梁舍於上源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武皇方醉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多人會天大雨左右扶武皇決圍而去敬思後拒血戰以歿武皇聞而流涕久之建瑋少事軍中爲裨校自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

登城擒叛將李瑋以獻授檢校工部尙書梁將王景仁攻趙營于柏鄉建瑋與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建瑋督部落精騎陷陣夾攻長驅追入柏鄉大敗之論功加檢討左僕射天祐九年梁攻蓳縣時王師併攻幽州獨李存審與建瑋以二百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瑋分麾下三百騎爲五軍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掠梁之芻牧者還會下博橋翼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聚殺之故縱數十人逸去使告曰沙陀軍至矣梁人震恐建瑋爲梁旗幟與芻牧者相雜暮叩梁營殺其守門縱火大譟斬俘而去梁軍燒營而遁比至貝州迷失道路委棄

兵仗不可勝計遂得併力以收燕者建瑋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天祐十八年與閻寶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瑋以先鋒兵下趙州獲其刺史王鋌進逼鎮州中流矢卒年四十六子匡翰郭崇韜字安時伐州雁門人父宏正崇韜初事武王爲典謁署河東教練使臨事機警應對敏捷莊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爲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先是中門使吳玘張虔厚等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問所以代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從張文禮於鎮州時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至新樂諸將懼

欲請退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況我軍新破汴寇宜乘勢前驅不宜遽退莊宗然之果敗契丹同光元年加崇韜兵部尙書樞密使梁將王彥章陷德勝敵勢滋蔓莊宗問崇韜計安出崇韜曰敵兵志在鄆州臣願得兵數千據河築壘以應鄆州爲名彼必來爭旣分其勢然後可圖但版築難於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萬人夜趨博州視矛戟之端有光崇韜曰吾聞火出兵刃破賊之兆也及渡河版築晝夜不息崇韜於葦葦間據胡床假寢覺袴間冷左右視之乃蛇也其勵力如

此凡六日壘成梁軍果至時方大暑兵多熱死又攻壘不克所失又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來奔崇韜延之臥內因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莊宗患之以問諸將皆曰盍棄鄆州以河爲界毋相侵寇莊宗不悅獨臥帳中召崇韜出計崇韜曰臣不知書未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陛下十五年興兵仗義將士苦甲冑黎民困挽輸今纂崇大號河朔士庶日望蕩平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猥欲畫河爲界將誰守之且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糧餉耗亡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賦斂僅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願陛下分兵守魏固

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蹶然興曰此大丈夫事也卽日下令軍中家屬還魏夜渡楊劉自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策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仍前樞密使崇韜以謀議佐命功居第一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顧忌而宦官伶人方用事每多不便宦者馬紹宏素忌崇韜至是尤側目焉崇韜頗懼語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皆對曰公權位已隆而下多嫉怨俚語云騎虎者勢不得下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然則奈何又對曰今中官未立

而劉氏有寵宜請立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
然後退而乞身朝廷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內有
中官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
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入洛始受四方
賂遺左右以爲疑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但僞梁
時賄賂成風今方面藩侯皆梁舊臣乃吾君射鈞斬祛人
也若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子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
子有事南郊乃悉獻所藏以佐賞給莊宗旣郊遂立劉氏
爲皇后崇韜累表堅辭樞密之位并辭鎮陽優詔不許崇
韜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約曰事了

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莊
宗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
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踰年征蜀議擇大將時
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
計乃曰契丹爲北患非總管不可禦魏王國之儲副未著
大功宜依故事以親王爲元帥俾成其威望莊宗曰繼岌
小子豈任大事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想無踰於
卿者乃以魏王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於崇韜
軍行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於崇韜求爲西
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於

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魏王疑之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者常謂魏王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者至於扇馬亦不可騎魏王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

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其蜀中所得皆藉沒泥封尙濕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宏革等卽因他事奏改宏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附會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笑之李襲吉洛陽人自言左相林甫之後父圖爲洛陽令因家

焉乾符中舉進士河中節度使李都擢爲鹽鐵判官後去之太原武皇署爲榆次令遂爲掌書記襲吉博學能文尤諳國朝故事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瑜拜諫議大夫師還渭北武皇不獲入覲爲作違離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異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覽之嘉歎詔襲吉諭之優賜特異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於朱全忠命襲吉爲書諭之辭甚辨麗全忠讀之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太原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矣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名愈重自廣明亂後

方鎮割據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汴有敬翔燕有馬都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準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襲吉爲人恬淡視事之暇手不釋卷好獎誘後進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爲副使汝弼字子諳景福中擢進士第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祖綸貞元中有詩名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時承制封拜官爵皆出其手自趙魏平定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說天命永俟中興朝中以宰輔期之天祐十八年卒同光二年贈襲吉禮部尙書汝弼兵部尙書述曰莊宗之成帝業賴有熊羆之士以佐丕圖有若周德

續唐書卷四十一
威等皆不愧開國元勳惜乎崇韜望重而身危也若龔吉
汝弼者以書檄敏才參謀帷幄蓋亦一時之選焉

續唐書卷四十一終

續唐書卷四十二

海昌陳鱣撰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諸臣傳第八

安重誨應州人父福遷爲河東將救兗鄆而歿重誨少事
明宗時得給事左右及鎮邢州以重誨爲中門使鄴城之
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卽位領樞密使俄進左領軍
衛大將軍累加侍中兼中書令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
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卽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
子軍士桑宏遷歐陽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司安虔走
馬衝宰相前導宏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

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可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於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勉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類此明宗雖寬厚然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傳馳至其國侯三過醴泉縣地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

明宗大怒械知章至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類此錢鏐遣使入朝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嬖辱昭遇因醉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詔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不復朝矣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日裁抑務欲制其姦二人益不自安旣而李嚴爲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卽日斬嚴又分閬州爲保寧軍使李仁矩爲節度使以制

續唐書卷四十一
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精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精兵皆陷初明宗幸汴重誨建議因以伐吳明宗難之後李磷得吳謀者言徐知誥欲奉其國稱藩願得安令公一言爲信磷卽引謀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謀者使遺知誥爲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磷行軍司馬已而有吏人李徽虔揚言於衆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兵欲自伐吳又與謀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疑之大臣皆爲之辨旣而少解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未許重誨奏請不已明宗怒曰

卿去不患無人卽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與宰相商議馮道言諸君苟惜安令公解職爲便趙鳳以爲大臣不可輕動遂令范延光爲樞密使重誨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明宗憂之而重誨請行關西聞之莫不惶恐而重誨日馳數百里所在料量督促星夜輦運斃踣道路者不可勝計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宏昭延之寢室令妻子奉事甚謹重誨言及被讒幾危賴主上得保全族因泣下重誨旣去宏昭遣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宏昭拒而

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授河中帥既至鎮心不自安
遂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走歸河中二子初至重
誨驚曰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
報國餘復何言翌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重誨問故中使
曰人言令公據城有異志朝廷遣人率兵至矣重誨言吾
死未塞責遽勞興師以重明主之憂時遣趙光鄴察重誨
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率兵圍其第入拜於庭重誨
降而荅拜從璋以槌擊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令公死未
晚何遽如此又擊之夫婦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其家貲
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

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

安金全代北人世爲邊將少驍勇善射號能擒生踏伏事
武皇爲騎將屢從征討莊宗之救潞州及平河朔皆有功
累官刺史以病居於太原天祐中梁將王檀率師二萬乘
莊宗在鄴來襲并州時城無備兵敵兵奄至監軍張承業
大恐率諸師丁匠登陴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遽出謂承
業曰此王業根本之地一旦不守大事去矣老夫雖億尙
能爲公破賊承業卽授以甲兵金全披甲跨馬召率子弟
及退閒將吏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檀軍驚
潰俄而石君立自潞州至梁軍退走微金全之力城幾危

續唐書卷四十二
四
矣莊宗性矜伐不時行賞故未錄金全之功明宗與之有
舊及登極授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
鎮二年詔赴闕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家世武皇討黃巢至華陰得之方九歲愛
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補鐵林都虞侯從擊王行瑜李
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
馬軍指揮使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建豐爲副使從莊宗入
魏取衛磁洛三州有功加檢校司空授洛州刺史擊梁將
王遷斬首千餘級生擒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指揮使孟
謙據相州叛建豐討平之徙澤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嗣位

以副貳之舊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傅
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後卒於洛陽年五十六贈
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父再遇爲州軍校鄴以勇力聞年二
十南渡河游梁不見用復歸以爲孝義軍指揮使累從征
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命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
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
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凡委積如一日先至者八之鄴責
循曰主上破梁於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循不荅
鄴度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

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藏於家鄴無如何而明宗已及汴
乃將麾下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
之噓唏使以兵爲先鋒莊宗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
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
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面招討使拜
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
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爲寧江軍
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爲
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
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於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

於鎮

符習趙州昭慶人少事王鎔爲軍校自莊宗經略河朔鎔
嘗遣習率師從莊宗征討鎔爲張文禮所害時習在德勝
文禮上書請習歸鎮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本趙人受王
氏恩故使嘗以一劔授臣使自効自聞變故欲引劔自裁
念卒無益願請擊賊報冤莊宗壯之乃使閻寶史建瑋等
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兵馬留後及誅文禮將正授節
鉞習不敢受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
奏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不宜分割示弱但授臣河內一
鎮得自攻取乃授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

續唐書卷四十二
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
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召之習
見明宗於胙縣霍彥威謂習曰主上所知者十人公在其
四何猶豫乎習從人汴明宗卽位加兼侍中令歸本鎮屬
青州守將王公儼拒命復授習天平軍節度使徙鎮宣武
習素與安重誨不協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汴人乃以太
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
習以無罪怏怏失職縱獵劇飲歲餘中風卒贈太師子蒙
嗣位

烏震冀州信都人少孤自勤於鄉校弱冠從軍爲隊長稍
遷裨校隸符習軍從莊宗於河上與習討張文禮而家在
趙文禮執震母及妻子十餘人誘之不歸文禮乃皆斷其
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觀者咸不忍震一慟而止憤激
奮身攻破鎮州以功授深趙二州刺史震爲人純質好學
通左氏春秋工詩善書凡郵亭寺觀皆有留題及爲刺史
以廉平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擢河北道
副招討使遙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於盧臺軍始
至而成兵龍啞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李嚴幽州人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客
省使性明敏多技能涉獵書史善騎射有口辨同光三年

使於蜀與王衍相見因於笏記中具述莊宗興復之功有云纔過汶水縛王彥章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音辭清亮衆人聽之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近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於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僞梁降兵猶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疆岐下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朝稽首稱藩至於荆湖吳越修貢賦進奇珍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吾所知若

岐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果可信否又聞契丹日益疆盛大國其無可慮乎嚴曰契丹之疆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若契丹如蚤蝨耳以其無害不足抓搔唐兵布天下發一鎮可以滅虜使無類但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古王者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光嗣聞其應對畏而奇之是時王衍失政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劔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惟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而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入

草乎於是決議伐蜀郭崇韜起軍之日以嚴爲三川招撫使與先鋒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衍告曰得李嚴來卽降衆皆謂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卽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母妻爲託卽日以蜀降師還明宗以嚴爲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其後孟知祥倔彊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有過莊宗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輕殺乃命知祥監笞

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問曰朝廷遣公來耶抑自來耶嚴曰君命也知祥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卽擒斬之明宗不能詰知祥由此遂反

述曰重誨得擅權而反受其咎金全未錄功而得保其身是可知禍福乘除之故矣建豐被隆恩而獲考終鄴失法度而招悔吝習猶不忘故主震乃不憫其親諸人之賢否豈不判然可見哉若嚴之辭令優長可以不辱君命惜乎不聽母言而卒爲人所戮也

續唐書卷四十二終

